

Robert Zhao Renhui

SEEING FOREST

赵仁辉
看见森林

《看见森林》是赵仁辉为2024年的第60届威尼斯国际艺术双年展新加坡馆所构思创作的一个项目。

持续观察自然界所难以明晰的事物，是赵仁辉艺术创作的一大特色，他的多部创作项目都凸显了大自然与人类生活之间复杂的互动与关系。过去的近十年中，他不断去记录新加坡的各种次生林，就是那些在曾经被人类砍伐开发的土地上重新覆盖的树林——并从中捕捉到各种罕见，甚至前所未见的异象。

次生林在未被开垦的原始森林和发达都市地带之间形成一道坎，在那里常见那些自19世纪以来引进新加坡的各种动植物物种。它们也让我们对人类和非人类之间错综复杂的共生关系有了更细致的洞察。赵仁辉对这些地方所累积的观察，转化成系列引人深思的图像和装置艺术，勾勒出当中环环相扣的叙事和故事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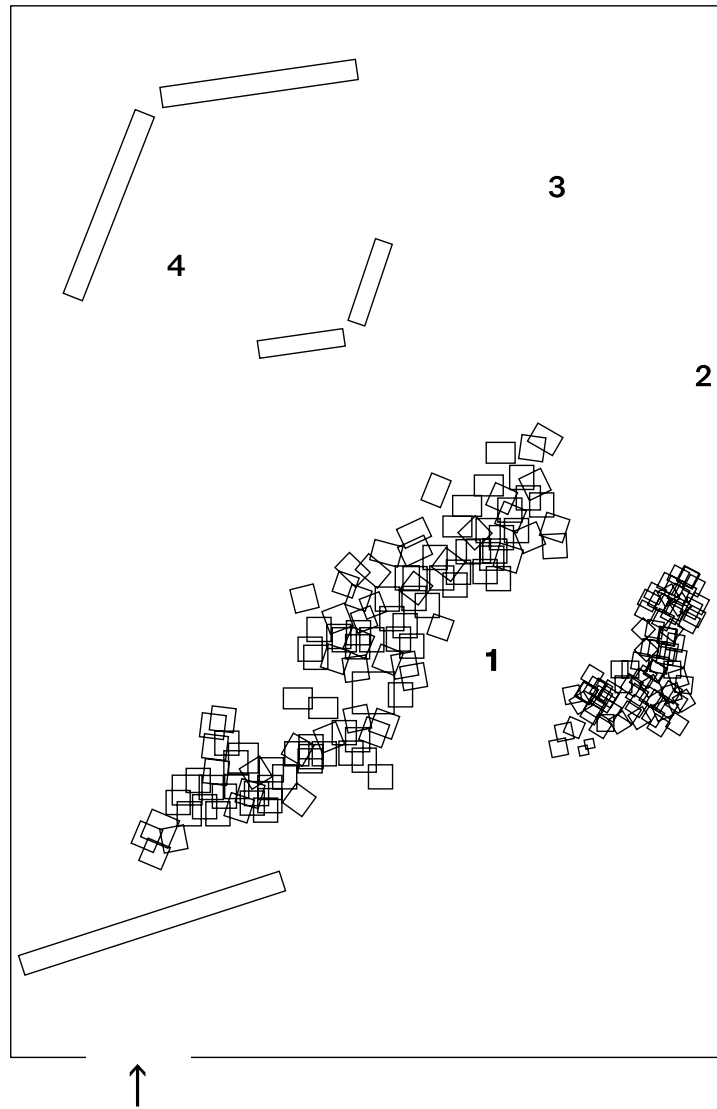
《看见森林》是一种相互的凝视：探讨的是我们如何看待自然，以及大自然如何看待我们。它引导我们去检视新加坡持续变迁的景观存在着哪些复杂脉络，也展示了城市规划是如何去塑造大自然，以及自然界又是如何应对。在这个钢筋水泥结构组成的城市中，其实存在着许

多人类得以管控和束缚之外,且生机勃勃的生态系统,滋养着无数拒绝被驯化或归类的种种生命。这个展览让我们领略丛林里这些深邃而不羁的生命节奏,如何占领这些在我们行色匆匆的都市生活里被忽视的空间。

赵仁辉(1983年生于新加坡)是一位跨领域多元艺术家,经常探索大自然与文化之间复杂交织的关系。赵仁辉的创作媒介包含装置艺术、摄影、影片和雕塑,他关注组成生物世界的各种动植物和物体,以及它们的生命体验和认知如何丰富我们命运的共同体。

赵仁辉曾在新加坡吉门营房艺术园区举办个展《森林研究所》(2022年),在上海香格纳画廊举办个展《赵仁辉:玄秘森林》(2023年)。他的最新作品是由滨海艺术中心委托创作的表演装置《合欢树》(2023年)。他也曾在第14届光州双年展(2023年)、第10届釜山双年展(2020年)、第6届新加坡双年展(2019年)、第9届亚太当代艺术三年展(2018年)、第11届台北双年展(2018年)、第17届雅加达双年展(2017年)和第20届悉尼双年展(2016年)等展出作品。

赵仁辉在2010年获颁新加坡国家艺术理事会青年艺术家奖,这是新加坡授予35岁及以下青年艺术工作者的最高荣誉。他也是2017年Hugo Boss亚洲艺术奖进入决选的艺术师。



1. 垃圾地表层
2. 新加坡次生林指南
3. 巴菲
4. 猫头鹰、旅者和混凝土水沟

1. 垃圾地表层

由堆叠起来的木箱构成的一个残破柜子是这个展览的中心结构。它让人联想到奇珍展示柜,引发我们反思这种带有殖民主义的猎奇收藏与分类法。构图中的14个屏幕,展示着各种动物来到一个在树林里蜗居的外劳留下的垃圾桶所形成的集水坑。此外,系列的特写照片展示了赵仁辉从树林里收集到的各种物品。

这些图像混搭着从树林中拍下的许多档案照片和采集的物件。赵仁辉在对树林进行研究期间所收集的这些物品,有些是在雨后的河里发现的,有些是在那些强风吹倒的树木被拔起的树根中发现的。这些都见证了树林一方面与人类一同成长,一方面也为人们保存着历史。

这些画面和物件一起讲述着一个地方是怎么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而树林却从不休止地不断自我修复。《垃圾地表层》通过击破殖民主义强调人类对自然的绝对控制的叙述,让我们对人类与非人类之间更流动的有机关系有新的想象,提醒了我们之间交织的共生关系。

2. 新加坡次生林指南

这幅虚构的森林地图,概述了艺术家对新加坡次生林的广泛探索和研究。次生林是在原生植被被破坏后出现的森林,这类森林中通常栖息着本地和外来物种,经过它们相互的影响,形成一个新的生态系统。这幅地图呈现次生林的丰富生态,尤其是赵仁辉住家附近的武吉班让地带和已被人遗忘的皇后山地区(今天的吉门营房)的生态,地图显示赵仁辉在例行散步时所见到的主要站点和地标,并由他在一段长时间里使用行动感应相机记录下来。

图中描绘的自然和人造特点包括合欢树,一种因为能快速生长而引进本地种植的外来物种,并在不久后归化到新加坡的次生林中,还有一条英殖民时期遗留的残破混凝土水沟,连接着一条孕育这个森林生态系统的河流。

3. 巴菲

巴菲鱼鸮(也称马来渔鸮)是一种东南亚原生鸟类。这种猫头鹰通常栖息在树木繁茂的公园和自然保护区,被发现在吉门营房一条破旧的混凝土水沟中喝水。背对着我们的这只猫头鹰形象,让人想到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那句隐晦的格言:“大自然总喜欢藏匿。”这件艺术品要说明大自然有一种隐藏真相的倾向,而事物的真实本质并不那么容易掌握或理解。

4. 猫头鹰、旅者和混凝土水沟

这段视频汇整了在近十年时间里收集的新加坡次生林画面,其中包括收集从赵仁辉 26 楼的公寓用变焦镜头以及他在森林中安装的动作捕捉相机和热像仪拍摄的森林瞬间画面。

在这片次生林里,自然和人造元素相互产生作用,外来物种和本土物种共存,是一个过去和现在交融的地方。废弃的帐篷纠缠在树下。各种动物和候鸟在垃圾桶和破旧的混凝土水沟上停歇。从英殖民时代和日本占领时期留下的军事设施遗址,以及外劳遗留并散落各处的物品,都掩埋在这片森林中。在这番景色中,讲述着一段两个旅人穿越森林的深不可测的叙事,娓娓道来他们在森林中所见所闻,以及森林的所见所闻。

作品中的两面屏幕也刻意交错并置,来凸显和比照自然界,以及人类对它作出的干扰。通过这种方式,赵仁辉敦促我们去对这些森林重新作出想象——它们是如何不断被城市的扩张所重塑和磨灭——想象它是一个有无穷可能性的灵活多变的空间,可以打破所有人类与非人类、本土与异域之间的界限。

让你认识新加坡次生林的十个场景：

1. 从我公寓的窗户, 可以看到森林的边缘

在新加坡, 城市和自然空间往往紧贴靠近, 而这两种空间的界限会不断随着新发展而改变。

2. 旅者

两个旅者一面穿越森林, 一面谈论着神灵的话题。一群鸚鵡在他们头顶上盘旋。

3. 垃圾地表的显灵

非法移民过去在森林里搭营留下的遗迹成了动物的聚集地。营地里的水桶、瓶子和黑色垃圾桶等物品, 成了它们生存的必需品。

4. 混凝土水沟

1935 年建造的混凝土水沟随岁月瓦解崩塌, 浮现出一条新的天然溪流。

5. 这个世界里别有洞天

野猪和人类在森林边缘相遇。两位旅者发现一块前英军军营的旧石板。水鹿在不远处观察他们。展示从1900年代至1940年代这片次生林的系列历史照片。四脚蛇独步丛林中。

6. 新世界

旅者们观察森林中的事态。动物探索人类留下的物品。

7. 来生变成野猪

我从窗户看到一头野猪生下小猪。不远处, 一片森林正被砍伐。

8. 走到世界尽头的鹿

一只水鹿出现在森林里。直到最近, 我们都以为它们在本地产已灭绝了。目前还不知道这群鹿来自哪里。

9. 谁知道鸚鵡知道什么？

每天晚上7点, 鸚鵡成群聚在这棵树上栖息。旅者们林中散步也完成, 其中一人决定去解手。

10. 我家窗外的景色, 2014 年和 2024 年。